



# 墨家生死觀於今我身<sup>\*</sup>

蕭宏恩<sup>\*\*</sup>

## 摘 要

自許為當代墨者的我，確診罹患血癌至今一年有餘的日子裡，對墨家生死觀有了更深刻的體會與反思。在這一年多來患病的生活體驗及省思裡，深切體證墨家生死觀中之「命」、「死生與上天的賞罰」，以及「死生是一種抉擇」等面向。既是體證，本文不採一一比附的方式撰寫，而是以半論述、半敘事之論述與敘事相間的歷程進行證成。墨家之「命」乃努力破除宿命觀（強力破命）；面對自身血癌重症，我不認命，心裡有數卻非做了最壞打算，就是要努力真正地「活著」。墨家「天志」賞善懲惡在於為義或不義，賜富貴予義人，降災禍予不義之人；疾病並非災禍，而是人生的必經歷程，反而是上天的眷顧。墨家面對生死乃為義之權衡而做的抉擇；我之權衡在於對周遭的「責任」。如此，本文即在「楔子」的鋪陳與「全劇未終」的結尾下進行撰寫。

關鍵詞：死生、血癌、疾病、墨家

---

<sup>\*</sup> 本文所見《孟子》引文參考自史次耘（註譯）（1987）；《墨子》引文參考自李漁叔（註譯）（2002）、李賢中（題解、導讀）（2002）。

<sup>\*\*</sup> 蕭宏恩：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投稿日期：2021年6月21日；採用日期：2021年12月13日

## 壹、楔子

一年了，整整一年有餘了，自確診罹患血癌至今已過一個年頭，我<sup>1</sup>還在！就在去年（2020年）的4月10日，那天是星期五，我被診斷出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即俗稱的血癌。記得小時候看電視劇，只要劇中人物被宣告得了癌症，就是一個晴天霹靂，等於宣告了此劇中人物的死亡，演員的表情大概就是大家可想而知的那個樣子。基本上，一般不會太久，罹癌的角色就會退場。可是，男／女主角除外，要退場也是劇終的事，同時會營造出一股堅強抗命、不為命運所擺布之氛圍，即使終不敵病魔，亦不會讓其輕易得逞，展現出生命的意義，並為周遭創造價值。而往往男／女主角有其特權，最終會戰勝病魔，迎向新生活的光明。我會是劇中的男主角嗎？是誰寫的劇本？或是誰在寫劇本？

醫師在告知病情後，以輕鬆的口吻跟我聊了幾句，提到血癌有好幾種，我是骨髓性還好一些，如果是急性淋巴性就危急了！醫師說他親眼見過一位20來歲，看起來健壯的男子，突然倒在地上，後來就是被診斷出罹患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然後他就這麼「走」了！醫師應該是在安慰我，讓我放輕鬆吧！怎知我一點都不緊張。但是，我仍然感謝醫師跟我說了這些，讓我感受到我應該好好對待這個「我是……」，以及好好珍惜這個「還好我不是……」。無論如何，面對如此重大的生理變化，我的思緒和生活（心理、靈性、社會關係等）皆必須有所調適和調整。以往我都是在課堂上、演講中、研討的談論中等，探索生死的意義與價值，如今，我將親身在生活的現實中去了悟生死。

墨家，<sup>2</sup>一直是我獨鍾的對象，深深感受其務實、無私、寬容之精神（蕭宏恩，2006）。儒家有「殺身成仁」、「捨身取義」之謂，墨家則是慷慨赴義、死不旋踵，但是，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以「置死生於度外」來形容墨家面對死、生之際的態度與作為，只怕並未真正探入墨者之心懷以及領會墨者之精神。以「兼愛」為理念之墨

<sup>1</sup> 作者於本文以「我」而非「筆者」自稱，是為表達作者「主體性」以及「自我」之第一人稱與現實連貫之活生生的存在。

<sup>2</sup> 所言「墨家」，實際上就是以墨子言說之義理馬首是瞻的墨者團體。

# JLE

家，更是在主動付諸實踐（兼愛行、行兼愛）中展現「義」之所當為（為義）。墨家之「義」，乃在現實行動中造作大眾之利，即「公利」，營造天下人之福祉，創造幸福天下，是為兼愛之理想，即使在死、生之際，墨家不貪生亦不求死，只在乎是否為義於世，而無違「兼愛」之理念。那麼，自許為當代墨者的我，又如何在此疾病中，將墨家生死觀內化於我今之生死體驗？

本文之構思，如果由自我生命敘說或疾病敘事帶入墨家生死觀的詮釋，恐怕一方面會形成論述的片斷，不熟悉墨家思想的閱讀者，可能無法窺得墨家生死之義理，亦可能造成理解上的困難，甚至產生誤解。另一方面可能會在閱讀者眼中產生一種「比附」式的理解，譬如說，論及「天志」，有人就將之比附為基督宗教的「上帝」，這不僅在於誤解的問題，而是可能將墨家義理整個拉向附和基督宗教義理或教義的理解上去了。而如果由墨家生死義理的論述帶入今之我之生命或疾病的敘說，即可能成為對墨家生死義理之親身經歷之實例的詮釋。無論是前述哪一種構思，墨家生死義理與自我生命敘說或疾病敘事都必然會形成如同劇中主角與配角、甚至跑龍套之間的關係。我撰寫本文有一個野心，就是作為第一人稱的「我」為核心，完成墨家生死義理與自我生命敘說或疾病敘事雙軌同時並進的論述。<sup>3</sup>因此，本文將由墨家生死詮釋之觀點，以半論述、半敘事之論述與敘事相間的歷程進行撰寫。

## 貳、命

「命」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無論婚喪喜慶，臺灣社會如今仍講究著良辰吉時，凡此都意謂著凡事皆有「命」。只是，這個「命」該當是個如何的說法？往往，在坊間，「命」似乎是一種無奈的歸順！

### 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vs.「上強聽治，下強從事」

儒家轉化「命」之消極、被動義而賦予其積極、主動義，先有孔子之言「殺身成

<sup>3</sup> 如同影像技巧，一般是觀眾以第三人稱的方式透過鏡頭去觀賞劇中的世界，一旦劇中人物面向鏡頭說話時，觀眾即成了以第二人稱的方式接觸劇中人物，而當鏡頭成了劇中人物的眼睛、環顧劇中周遭時，瞬間，觀眾即立於第一人稱融入了劇中世界。



仁」（《論語·衛靈公》），後繼孟子所云「捨生取義」（《孟子·告子上》），其後《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語道出天之所命的「命令」義；而將一般所謂之命運、命定之宿命轉化成命之所限的「命限」義，人乃無法強求之限度，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如果強求，逾越了己身所能掌握，不但適得其反，甚而「暴虎馮河」（《論語·述而》），終不得善終。可是，在墨家眼裡，儒家此等觀點，雖不同於一般之宿命觀，卻仍是一種「執命說」（執有命之觀點），墨子理解儒家的執命說是為：「無論是壽命的長短、生活的貧富、居處的安危、天下的治亂，原來就有天降之命數，無法增減。窮困顯達、受賞遭罰、吉凶禍福，皆已一定，僅憑人之智無法做任何改變。」（李漁叔，2002，頁278）<sup>4</sup>為墨家來說，儒家執有命的觀點，不但太過消極，而且具有選擇性的偏好，甚而更有一種遁世、避世之取向，這在社會上會造成莫大的傷害（孫中原、吳進安、李賢中，2012）。墨子強力批判：「如果官吏如此觀命，即容易怠忽職守，忘卻了自己的職分；如果百姓如此觀命，即容易怠惰了自己的工作。吏治不修則社會紊亂，農事遲緩即會造成貧窮，貧且亂就是政治敗壞之根本。儒者以為如此觀命乃教化之道，實則賊害了天下之人」（李漁叔，2002，頁278）。<sup>5</sup>

墨家乃承天志而由兼愛以行義，為眾人之公利奮力而為。所以墨者以為，人雖有所限，但不能自我設限，死亡固為人之最大限度，但於有生之年，必要「強力」<sup>6</sup>而為，才能破除執命觀（強力破執），也才能真正成仁由義。墨子曾以湯武與桀紂之治、亂的對比來說明：「天下承平，是在於商湯、周武王的治理得當；天下混亂，乃夏桀、商紂的罪過。如此觀之，天下安危治亂之關鍵，完全在於上位者的施政之道，怎能說是由命數決定呢？」（李漁叔，2002，頁269）<sup>7</sup>更積極地道來：「在上者

<sup>4</sup> 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焉（《墨子·非儒下》）。

<sup>5</sup> 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吏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墨子·非儒下》）。

<sup>6</sup> 「強力」即為「努力」的意思。

<sup>7</sup> 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墨子·非命下》）。



努力聽政，國家就得治理。作為下屬、平民者努力做事、工作，財用就會充足，致富社會、國家。」（李漁叔，2002，頁197）<sup>8</sup>因此，為墨家來說，「命」之如何掌握在自己手裡，生命之長短不是問題，卻是即使臨到死亡那一刻，仍然一貫由兼愛而行義（謀公利），至死不渝！

## 二、認命與心裡有數

醫師告訴我確診為血癌的那一刻，我瞬間接受了這個事實，並立即回了醫師一句：「我知道！」本將目光注視電腦螢幕的醫師驚訝地回過頭來，看著我，衝出一句：「你怎麼知道？」我沒再回應。是我認命了？還是歷經數次服藥無效與檢查後的心裡有數？如果是「認命」，我認的又是什麼「命」？如果是「心裡有數」，難道是意味著做了「最壞打算」？其實，當時在我腦中轉呀轉的不是這些，而是趕緊結束與醫師的談話，去吃一碗牛肉麵，然後到麵店旁邊的咖啡廳喝一杯咖啡，看看書，這是原先就設想好的午休行程。我，一個人，偶爾會做如此的午休規劃，為我來說，這是一種無比的享受。

那天中午時分，咖啡廳裡只有我一個人，我通常會選擇一個角落靠窗的位子，因為咖啡廳並不在大馬路邊，沒有車水馬龍，也不人聲鼎沸。隔著玻璃，偶爾有一路人走過，陌生人的四目相接，是一種剎那的交流；偶爾有一車輛經過，徐徐的引擎聲，提醒我望向窗外，與世界接觸。我享受著一番寧靜，這番寧靜與其說是環境的靜謐，毋寧說是心靈的沉靜。我沒有認命，我是心裡有數，但並非是做了最壞的打算，而是我很明確地肯定，我的生活不僅要做適度的調整，而且是要改變了。我要努力地活著，不是一口氣的延續，而是真正的「活著」。年紀已逾一甲子的我，突然要改變自己、改變生活，是談何容易的事呀！然而，需要我的不是世界，而是家人。傍晚，回到家，進門的那一剎那，我家太太（對我太太的尊稱）與我兩眼相交，她明白了！實際上她已做了最壞的打算，雖語帶哽咽，卻始終沒在我面前掉下淚來。當晚，在外地工作的我家小犬（在外對我兒子的稱呼）也回到了家裡。

外甥女偷偷告訴我，姊姊想到我罹癌就難過，有時用餐到一半就掉下淚來；弟弟

<sup>8</sup> 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墨子·天志中》）。





和弟妹與我鬱積了十幾年的心結，不用解釋、不用多說些什麼，就這麼自然地冰消凍解。唯一讓我們姊弟牽掛的就是已八、九十高齡的父母，尤其是母親。父親生活起居尚能自理，但智能已有些退化，瞞著父親不是問題，可是母親仍耳聰目明，頭腦清晰，我們跟母親說是我血小板太低，<sup>9</sup>原因不明（這是西醫給我的回答），需要長期治療。果不出所料，母親以所知的狀況到處去打聽、詢問，至今尚未問出個所以然來，只是，哪一天，萬一我的病有了什麼狀況，母親怎麼辦？家裡有了劇變，父親的思緒會不會也突然清楚了起來？老父老母是否承擔得起？因此，無論如何，我要努力地好好活著，不僅是疾病的治療，更是心態、思維的轉變，以至整體生活的轉化。

### 三、醫學（科學）專業觀點、病人的抉擇以及家人之思慮的對比

醫師點選網路上血癌相關簡介影片給我看，讓我大致了解自己的疾病，他約略地說明了一下療程（化療）之後，手放回鍵盤的同時，嘴裡向我交代：「明天就來住院。」「難道沒有別的方法嗎？」我這樣問似乎忤逆了醫師的（科學）專業，因為我壓根兒就不願做化療，這是我先前就做的決定，縱使我一直不覺得自己會罹患如此這般之重症，如今得到了，仍未動搖我的意志。醫師堅決地回答：「沒有！」說也奇怪，家人們（除了未知我確實病情的高齡父母）對我的決定沒有太多的掙扎，反而是與我一起「混世」的三、兩兄弟，擔心無法再與我把酒言歡，想盡辦法說服我進行化療！一年來，我一直進行的是中醫的水藥治療。

中醫的水藥治療比較有效嗎？還是我比較相信中醫？都不是！我無意去比較中醫、西醫，更沒有相不相信的問題，只是化療會打斷我的生活，讓我的生命在某一段時間（不論短、長）之內被別人及藥物所操控，無法自己掌握，同時也無法掌握自己，為我來說，這是生命的空白。西醫針對我的情況所提出的療程，簡單地說，首先要入院治療，先後兩次連續注射三至七天的化學藥劑，如果順利的話，連同兩次注射前後的準備、檢驗及其間的休息時間，需住院約一個月。其後，即進行鞏固治療（亦為化療），如果一切順利，都沒什麼問題，一年後就等與我能配對的骨髓進行移植。我不能說這種過程沒有意義，卻等於中斷了我生命價值的創造。這令我想起墨子的一

<sup>9</sup> 撰寫此文時，最新檢驗血小板數值為11，標準值為130～400。

段事蹟：有一次墨子由魯國到齊國的途中，遇見了一位老朋友，老友見墨子這般為了行義而勞苦奔波，即對墨子說道：「如今天下人都不願行義，只有你一個人獨自苦苦為義，還不如停下來顧好你自己吧！」墨子聽了，就打了一個比喻說道：「現今假使此地有一個人，有十個兒子，而只有一個兒子勤奮耕作，其他九個兒子都好逸惡勞，不事耕作，那麼，這位耕作的兒子就不能不更加努力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吃飯的人多而耕作的人少了。今天下人皆不行義，你就更應當勸我為義，怎反倒要攔阻我呢？」（李漁叔，2002，頁341）<sup>10</sup>墨子行義於天下，如果此刻聽從老友之言，終止了、甚而放棄了為義而兼愛於天下之初衷，不但隨即陷入其所批判儒家之「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等窠臼之中，而且，重要的是，墨子如果真的停下為義只顧好自己，等於是中斷了其生命價值的創造。墨子雖然對儒家做了嚴厲的批判（非儒），但是並未否定儒家義理的意義，基本上，墨學淵源於儒家孔子，所不同的是，孔子從周文（周禮），而墨子認為，處於爭戰頻仍的戰國亂世，周禮已不足以救世，故而從夏禹之道，而另創一不同風格與學風之學派（吳進安，2003）。

家人們初聽我不做化療之抉擇，並非完全沒有異議，因為家人們總覺得西醫才是治療，中醫在於調理、養身。的確，在現實上，進出中醫診所的罹癌重症病人，幾乎是做完化療後來進行身體的調理，像我這般不經西醫完全放手予中醫治療的癌症病患，甚為鮮少。因此，家人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尤其我家小犬，認為我是在放棄自己。唯一沒有任何話語，起始即完全支持我之抉擇的，就是我家大大，後來也是我家大大說服了我家小犬。母親的支持是一種沉默，<sup>11</sup>關於兒女的事，縱使不滿意，也是自己默默承受。姊姊和弟弟也很快就接受了我的想法，並全心支持我的抉擇。有一位跟我在眷村一起長大的混世兄弟，曾分別打電話給我姊姊和弟弟，希望藉由手足親情

<sup>10</sup> 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墨子·貴義》）

<sup>11</sup> 母親只知道我沒做西醫治療，而選擇了中醫治療。



的力量促我進行化療，怎知反而被我姊姊和弟弟勸說了回去！

一年多就這麼過去了，除了生活步調不得不做些調整之外，我一樣地工作（當然工作量必須減少一些），同樣地和混世兄弟們混在一起（除了喝酒之外），和家人們相處的模式並未改變，尤其是我那唯一的外甥女，從小就跟我打鬧到大，如今也已30好幾的她，跟我一見面就是嬉鬧一陣，總是要等到我姊姊出來「維持秩序」方才稍歇。在他們眼裡，我似乎不是一個病人，至少在我面前是如此，「我從來沒看過一個癌症病人能與大家這樣談笑風生。」一位學術界的夥伴如是說，即使是裝出來的，也裝得滿像！也許就是因為我不認命吧！

## 參、死生與上天的賞罰

自古，無論東、西方，疾病往往伴隨著一些象徵，如缺陷、不完美、受到懲罰等，尤其疾病是受到懲罰（重症更是如此）更為一般人所直覺。疾病往往也伴隨著隱喻，尤其是對那些起因不明、醫學（科學）無能為力之病症，總會被冠上不名譽、骯髒、汙穢等之名。如今我得了血癌，難道是真的被「上天」（或某種超越者）懲罰了嗎？難道我真的做錯了什麼？尤其是犯了什麼道德上的罪愆了嗎？

### 一、死生之命與天之賞罰

墨家所言「天」乃「天志」（天之意志、意願），非如同一般人之呼天喊地或是宿命般地無奈託付之對象，卻是承天之所欲而行之。「上天愛好義而憎惡不義。……順從天意的人，彼此相愛，交相得利，必定會得到賞賜；違反天意的人，彼此憎惡，交相殘害，必定會得到懲罰。」（李漁叔，2002，頁186，189）<sup>12</sup>賞罰來自於「天」而非「人」，但是，天之賞罰並非意謂如同坊間所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之類的像似執命的說法，而是「……若殺死一個無罪之人，必定會有災禍降臨。殺死無罪之人者是誰？是人。而降下災禍者又是誰呢？是天。」（李漁叔，2002，頁191）<sup>13</sup>亦不

<sup>12</sup> 天欲義而惡不義。……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墨子·天志上》）。

<sup>13</sup> ……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墨



意謂，是由「天」直接介入人的生死、禍福，猶如基督宗教《聖經》中所記載的「天火焚城」，上帝直接由天上降下大火燼焚淫城「索多瑪」（Sodom），嚴懲城中居民的淫亂邪行（《思高聖經·舊約·創世紀·第十九章》）。當然也不是如同「人人得而誅之」一般，好似每一個人都能行懲罰之事，因為天如果如此作為，即與其所欲之「兼愛」相違背，而且，必會引起仇恨，即與其自身相矛盾。那麼，天又是如何賞善罰惡呢？先來看看以下兩段《墨子》書中之敘說。

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何以會得到賞賜呢？墨子說：「他們對上尊敬天，中祭祀鬼神，下愛護人民，所以天意認為『我所愛的，他們也都愛之；我所施予利益的，他們也都利之。這樣愛人，是普及於每一個人；這樣利人，是厚待於每一個人。』所以上天使他們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子孫世代不絕，相傳稱頌他們的美德，教化遍施於天下，直至今日仍受人稱道，稱他們為聖王」（李漁叔，2002，頁190）。<sup>14</sup>

夏桀、商紂、周幽王、周厲王又何以會得到懲罰呢？墨子說：「他們對上辱罵天，中誣譏鬼神，下賊害人民，所以天意認為：『對於我所愛的，他們分別而憎惡之；對於我所施予利益的，他們交相殘害之。這樣憎惡人，廣及於眾人；這樣殘害人，深且重於人。』所以上天使他們不得善終，後嗣不繼，直至今日仍受人唾罵，稱他們為暴君」（李漁叔，2002，頁190）。<sup>15</sup>

以上兩段敘說，將禹、湯、文、武流芳萬世之績業而福蔭子孫，對比於桀、紂、幽、厲遺臭萬年之暴行致後嗣不繼，以「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與「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的對立彰顯，隱然烘托「順天意」、「反天意」的人心（民心）向背。那麼，此是否意謂，順

子·天志上》）。

<sup>14</sup> 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為博焉，利人者此為厚焉。』故使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稱之，謂之聖王。」（《墨子·天志上》）

<sup>15</sup> 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誣鬼，下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為之博也，賤人者此為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墨子·天志上》）



天意者生而反天意者亡呢？然「天意」何謂？天意（天志）即「兼愛」，順天意即行兼愛。《墨子》書中明示：「順從天意的人，彼此相愛，交互得利，必定得到賞賜；違反天意的人，彼此分別相憎惡，交互賊害，必定受到懲罰。那麼，是誰順從天意而得到賞賜？又是誰違反天意而受到懲罰呢？墨子說：『往昔三代聖王，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他們順從天意而得到賞賜。而從前三代暴君，夏桀、商紂、周幽王、周厲王，違反天意而受到懲罰。』」（李漁叔，2002，頁189）。<sup>16</sup>

由三代聖王之典範以及三代暴君之借鏡，相應於「富有天下」與「不得終其壽」的賞罰，如果只是以表面的斷生、死（順天意者得以好好存活，反天意者終必因受罰而喪亡）來看待，恐怕並不合於天意（天志），因為天意即「兼愛」，此由上天接受天下祭祀而食於天下而兼愛天下，即得以明證：「從古至今，無論如何遙遠偏僻的國家，都會餵養牛羊狗豬，潔淨地整備稷、稻、甜酒盛於器皿中，用以祭祀天、帝、山川、鬼神，由此得知上天無所差別地享用天下食物。如果無所差別地享用天下食物，則必無所差別地愛了眾人。這就好比楚、越的國君一樣，現在楚王在楚國四境之內享用食物，所以愛楚國人民；越王在越國享用食物，所以愛越國人民。如今上天無所差別地享用了天下的食物，我因此得知祂愛天下之人」（李漁叔，2002，頁210）。<sup>17</sup>

既然天意即「兼愛」，那麼，天之賞善懲惡即應是在於積極面的賞善，而非消極面的懲惡，消極面的懲惡亦是為了行兼愛（為義），能使天下人獲得幸福。順天意（兼相愛，交相利）、反天意（別相惡，交相賊）乃人之作為，天意（天志）本身並無相對或相互的問題，純粹兼天下之人而愛之。天之賞罰不是直接介入人的生死、榮辱、富貴貧賤，天之賞不在於直接的「賜予」，卻在於人心（民心）之所向；天之罰更不在於死亡的「滅絕」，因為死亡的滅絕或消滅正是有所「別」，「別」也正是墨

<sup>16</sup> 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墨子·天志上》）

<sup>17</sup> 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犒養其牛羊犬彘，絜為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墨子·天志下》）。

家所察天下紛亂的原由：「嘗試考察混亂從哪裡產生呢？起於人與人不相愛。」（李漁叔，2002，頁103）<sup>18</sup>「不相愛」即因有所「別」而起：「請問天下憎惡別人和賊害別人的人，是兼相愛？還是別相惡呢？則必然要說是別相惡了。那麼，這個交相別不就果然是產生天下一切大害的原因了嗎？所以『別』是不對的。墨子說：『如果認為「別」是不對的，就必須要有其他事物去替代之，如果只是以「別」為非，又沒有其他事物去替代，就好像用水救水、火救火一般，這種說法必然是不正確的。』故而墨子說：『要用兼相愛來替代別相惡。』」（李漁叔，2002，頁116）<sup>19</sup>又強調：「如今我推究由兼相愛所產生的，都是天下之大利；由別相惡所產生的，都是天下之大害。所以墨子說：『別相惡為非，兼相愛才是，就是出自這個道理。』」（李漁叔，2002，頁118）。<sup>20</sup>

在現實的經驗中，有所「別」即容易出現仇恨，推於極致即是殺戮、戰爭，天意當然不致於如此！反天意而受（天）罰自然是在於天意（天志）「兼愛」的推擴中，反天意者因有所「別」而害（公）利，則不得見容於人心（民心）、不得見容於天下。一個無法見容於群體的人，自然難以存留於群體之中，反之，此等人的存在只會對群體帶來害處。但是，這並不意謂讓此等人消失於群體之中（甚而殺之）會為群體帶來什麼樣的利益，只是一種不得已而為的手段罷了：「殺一個人以保存天下，並不是殺一個人以利天下」（李漁叔，2002，頁293）。<sup>21</sup>

## 二、疾病是上天的「懲罰」？

罹病，尤其是重症，似乎總有一種失魂落魄「被懲罰」的感覺！一位大學同學間接得知我患病的消息，特別來到我家分享他的經驗。他說，當他被告知肺中有一塊約五公分的東西（不知道是不是他誇大了？）時，他沒告訴任何人，只是默默地一個

<sup>18</sup> 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墨子·兼愛上》）。

<sup>19</sup> 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墨子·兼愛下》）

<sup>20</sup> 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墨子·兼愛下》）

<sup>21</sup> 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墨子·大取》）。



人，整天茶不思飯不想的，一直思索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會這樣？等等。講了半天，結果他是被誤診！而我被確診的當晚，正好有人請我吃飯，而且是很臨時接到的邀約，我不但沒有回絕，仍依舊吃喝，看不出我有一絲與往常有異的樣子。這位同學聽了，說我有「雙重人格」。我不認為疾病是上天的懲罰，即使以墨子來說，上天無論是獎賞或懲罰皆必有其徵兆，「民心」即是其徵兆，就看當事者識不識得這上天的督促或警示了。因此，如果將兩千多年前墨子之言用今日之語來說，疾病應是上天的徵兆，更可視為上天的眷顧，也許是督促、也許是警示，富有其意義與價值，但與賞罰無關。

在一般的眼光中，疾病「當然」不是一件好事，因為會帶來痛苦、甚至死亡，痛苦、死亡是人生的災難，尤其死亡是人類的最大災難。我特別用引號將「當然」二字強調了出來，意謂無論這個生病（尤其是重症）者是一個怎樣的人，他人都不致於明目張膽、直接了當地去評論這個病、這個人，頂多在背後竊竊私語。如果病人是一位良善的人，會令人感嘆老天無眼；如果病人是一個令人厭惡的人，會令人讚嘆老天開眼了。可是，懲罰在於「罪惡」，罪惡與痛苦、死亡又有什麼樣的關聯呢？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的發明人——奧地利精神科醫師Franckl（1946/2012）曾指出，人類存在的悲劇三要素「痛苦、死亡與罪惡」，此即人之受難、必死與墮落，來自於人之有限性，乃人之無可抗拒的必然存在情境，但卻也是人生之意義的來源之一，而且是相當重要的源頭。但是，「痛苦、死亡與罪惡」並非人類的實存，而是「缺乏」，人類的實存卻是「歡樂、生命與美善」。

痛苦、死亡與罪惡三者的人生歷程中平齊地存在，其中沒有必然的關聯，更沒有因果關係。的確，疾病會讓我感到痛苦，血癌重症也會令我有死亡之可能的自覺，但我並不會感到罪惡！我清楚記得在大一時的一次「國父思想」課堂<sup>22</sup>中提及「好人不長命」一語，授課的中年女教授一句「好人當然不長命」著實讓我驚訝不已！教授慢條斯理地解釋道，好人一生勞苦，尤其為了公眾的事務更是盡心竭力，怎可能長命！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好人，但至少不是不見容於社會的人。如今我罹患血癌重症，

---

<sup>22</sup> 當時本課程為全國大學校院必修課。

也可能因病而亡，我關心的不是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也不是我的病到底會不會痊癒？<sup>23</sup>如果不會，我到底還能活多久？等等的問題，而是上天到底要告訴我什麼？這不僅是理智思考的問題，而是必須堅定意志，在生活中皈依的靈性觀照，前所舉墨子「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之喻，即是如此。我應該不屬於臨終病人，但已有某種程度的安寧心態，只是，當面聽孫越叔叔講的「把每一天當作最後一天來過」之正向心念，我還是做不到。也許至死我都無法體會出上天到底要告訴我什麼？然而，我努力地在生活中時時體會，已然展現生命的意義，所以我說疾病是上天的眷顧。至於可能創造什麼價值呢？除了好好規劃自己的生活，那就是持續努力每一天的生活吧！

### 三、疾病的隱諱

話說回前文提及的那位間接得知我患病，而特別跑來我家分享經驗的大學同學，其實，在校時與這位大學同學即無私交，畢業後亦從未有過私下的聯繫。他這麼熱心地開車前來（他住外縣市，開車到我家需兩個小時以上的車程），與其說是與我分享經驗（他是被誤診），毋寧說是為了向我說教！聽得我心裡很不舒服。他是從另一位大學同學口中得知我罹病之事，這位同學與我在校時就已有較密切的往來，畢業後更成了混世兄弟。而他倆私交甚篤，所以這位混世兄弟將我的情況告知了那位同學，怎知這位與我沒什麼私交的同學這麼「熱心」！我的這位混世兄弟後來一直向我道歉，認為自己不應該未經同意，就將我的病情告訴別人。其實，我並不在意任何人知道我患病的事，我明白疾病（尤其是重症）有其隱諱處，可能與歷來認為疾病是一種缺陷或懲罰有關吧！如張曉風（2007，頁53）曾提及：

為什麼歷史上重要人物都不提他們怎麼病、怎麼死的，而次要人物卻可以提呢？應該是由於政治首領的身世一般常和神話掛鉤，提他們的病會把他們「俗民化」，有損威儀。……這個傳統直到兩蔣一李時代仍無改變。我個人

<sup>23</sup> 為我診治的中醫師跟我說：「你要學習著跟它共處……」既然如此，就沒有痊不痊癒的問題了。





曾訪問為蔣公看病的陳姓醫師，據他所言，蔣公之死，另有其病。問是何病，他沒有回答。以我個人推測或許是癌症，因當局一向宣稱首領健康良好，臨時不便多出此項死亡原因。至於李登輝，他在位時我們也不知悉他的心臟病。

疾病的隱諱，除了上天的懲罰之外，還有可能被冠上「不名譽」的帽子，使得患病者（甚至連同患病者的親屬）感到羞恥。梁妃儀與蔡篤堅（2007，頁157）曾轉引 Sontag（1978/2000, p. 75）之言：「任何病只要其起因不明、治療法無效，就容易被意義所覆蓋。」以1960年代，在臺灣嘉義、臺南西南沿海所生發流行的烏腳病為例：

……烏腳病卻是一非常特殊的地方風土病，病因甚至「迄今」未明，治療上也沒有可以「真正根除」的方法，一切療效都只是暫時性的，沒有人能夠保證何時會再次發病，顯然在這裡，現代醫學是力有未逮。

人們對於未知的事物總是充滿了恐懼，對於烏腳病，既然所謂的科學提不出合理的解釋，充滿敵意的質疑與指責，就不免經常衝著患者來。（梁妃儀、蔡篤堅，2007，頁157）

在臺灣，有所隱諱、甚至受到歧視、感覺不名譽的病症，烏腳病是如此，性病、AIDS、2003年爆發的SARS以及當今的COVID-19也是如此，癌症一直被認為是絕症亦復如是。可是，我卻不這麼認為，即使疾病是一種懲罰，那更應該告知他人，以我為戒。有些人可能將疾病當作是一種私密的事，不足為他人道，但這不見得是將疾病視為一種隱諱而藏起來，只是當為自家的隱私罷了！基本上，我不在乎任何人知道我罹病的事實，怕的是，有人一面對我，就成了保生、養身專家，甚至「教訓我」也成了理所當然的事！尤其是那些並非真正關心我的「朋友」。譬如說，有人認為我應該要吃素，要吃清淡些（很奇怪！很多人都覺得生病的人，尤其重症病患應該要吃素、要吃清淡些，但這些並沒有必然的關聯），要買些營養品來補充營養，殊不知醫師卻要我多吃肉（豬、牛、羊等家畜的肉），還有雞蛋（最好是白煮蛋）等食物，多攝取其中的蛋白質，在食物中攝取養分，盡量不要去買坊間一些所謂補充營養的飲食

來吃喝。亦殊不知清淡和重口味並非絕對的對立，太重的口味當然是有害的，但是太清淡亦難以下嚥。患病前我的口味相當重，現已逐漸清淡了一些。還有人向我介紹醫師（中、西醫皆有），說是這位醫師很有經驗，那位醫師有很多研究，又某位醫師的兒子就是血癌患者（但沒告訴我是否治療成功），還有就是某某醫師治療過一些公眾人物等等，煩死了！我只要一位醫師就好，難道要我成為醫學競技的場所？我需要的是陪伴、是支持、是鼓舞，而不是一堆的「好心」及大道理；這些好心，我難以「償還」；這堆大道理，即使我不懂，我也不想懂！家人們懂得我的需求，混世兄弟、好友姊妹們明白我之所欲，除了感激，就只有謝天了！

## 肆、死生是一種抉擇

死亡權利，<sup>24</sup>一直是最為人所熱中探討的生命倫理課題，自從傅達仁先生遠赴瑞士施行安樂死事件後，更是掀起一片「安樂死」的討論熱潮（劉子維，2018）。在我開設生死相關的課程中，同學們的作業很喜歡以安樂死為主題進行相關探討，而且是一面倒地贊成安樂死，希望臺灣能正式通過立法以促成「安樂死」的合法化。我信仰上主，是一名基督徒，我反對安樂死，可是，如果死、生是一種抉擇，為什麼會選擇生？又為什麼要選擇死呢？

### 一、死、生不是一個問題，而是為「義」（公利）而做的權衡

就墨家而言，死、生乃自身的抉擇，在己而不在他人；死、生即是在行義途中趨向公利的「惜生、赴死」之謂。「惜生」乃惜天下之蒼生（包含己生），「赴死」乃行義中無可避免而必得赴之之境，並非不惜己生，卻是為惜天下蒼生而盡力以至於如此。故而，「惜生、赴死」乃二而一、一而二者。墨子明示：「殺死自己以保全天下，是為殺死自己以利天下。在行事中權衡輕重，叫做『求』。而僅在於求，是不對的。在害中選擇小的，以求合於義，並非真正行義。……在利中選取大的，不是不得已；在害中選取小的，是不得已。在所未有當中選取，是利中選取大的；在所已有當

<sup>24</sup> 主要是重症末期病患的安樂死問題，「自殺」並不包含在內。



中捨棄，是害中選取小的。」（李漁叔，2002，頁293）<sup>25</sup>因此，死、生之抉擇是在利於眾人，而不只是權衡輕重、利害。兼愛的推擴並非在於僅僅有心求得什麼，卻是積極地得已如此而非消極地不得已而為。此由墨子「阻楚攻宋」以及「孟勝以義死陽城君之難」兩則事蹟中即可見得。

首先是墨子「阻楚攻宋」之事蹟。當墨子得知公輸盤為楚國製造了一種新的攻城器械，欲拿周邊的小國宋國來嘗試，即刻由魯國啟程，日夜不休地趕路，鞋子磨破了，就將衣服的一角撕了下來裹在腳上繼續趕往楚國。如此歷經十天十夜，方才到了楚國的京都郢城，會見公輸盤。墨子先是以道德勸說，公輸盤仍不改其衷。於是，墨子即與公輸盤做沙盤推演，公輸盤用盡了攻城的方式，卻都被墨子所拒斥。公輸盤已黔驢技窮，墨子猶游刃有餘。公輸盤即起了擊殺墨子之心，以絕其救宋之可能。孰知墨子早已料到如此，來楚之同時，已遣派其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至宋國，持著墨子所予之守城之械，懷有墨子所授守城之術，立於宋之城牆上等待楚兵了。楚王聞知此事，即決定不攻打宋國了（李漁叔，2002，頁391-395）。<sup>26</sup>

如果我們只是將此事蹟僅僅意會成，墨子置死生於度外，冒險隻身進入楚國，憑藉自己一身的知能與智慧，不但嚇阻了楚國攻伐之心，而且得以全身而退，恐怕未能體得墨者之心，且未切中墨家「兼愛」之精髓。不難體會，墨子一得到楚國即將攻打宋國的消息，毫無遲疑地即刻趕往楚國，心急如焚，路途又是那般遙遠，使得墨子「裂裳裹足，日夜不休，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墨子·公輸》），一心僅繫可能被挑起的戰事，擔憂楚、宋兩國人民因而生靈塗炭，因為只要戰事一起，交戰的雙方，無論大國、小國，皆會遭受戰爭（殺戮）的茶毒，尤其是手無寸鐵的百姓之生命更是難以確保。所以墨子「阻楚攻宋」，心繫的是廣大民眾，無論楚、宋，救的是天下生靈，而不僅僅是小國宋之人民。因此，死、生早已不在墨子的心思之中，而僅僅在於平息可能被挑起的戰事，無論已生或已死，必要成就兼愛非攻之理念，利於天

<sup>25</sup> 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為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為義，非為義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墨子·大取》）。

<sup>26</sup> 詳見《墨子·公輸》，因原文甚長，故於此不予引述。

# ILE

下之目的。有人說何不派遣刺客去殺了公輸盤、甚而楚王？無論是否成功，即如同墨子所言：「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墨子·大取》）因此，墨子「阻楚攻宋」並不在意是否對生死有所畏懼，卻是全心於免除天下蒼生陷於戰火，強力於惜生（含己生），同時有赴死之心，方才安排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立於宋之城牆。墨子即使以身相殉，亡於楚國，亦完成了「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墨子·大取》）之義舉。

另一則為「孟勝以義死陽城君之難」之事蹟。墨家鉅子<sup>27</sup>孟勝，是楚國陽城君的下屬與好朋友。陽城君外出，令孟勝守護其封地，並以玉器璜之一半交予孟勝作為符令，如遇持有另一半相符合之璜的人，則聽其號令。楚悼王去世，群臣圍殺吳起，竟打到了楚悼王的喪禮上，陽城君也參與了其中。楚肅王即位，追究起責任，陽城君聞訊逃走，楚肅王即欲收回陽城君之封地。因來者並無符令，孟勝不從，楚國大軍圍困陽城，欲逼孟勝就範。孟勝因受陽城君之託而堅守陽城，寧死也不願退讓。其弟子徐弱進言勸說，如死而有益於陽城君，則死而無憾！但是，如果死卻無所益於陽城君，反而因墨者鉅子的死亡而絕墨者於世。孟勝卻不以為然，認為自己與陽城君之關係匪淺，道義相繫，必須以死相殉，否則恐怕世人不會再信任墨者，<sup>28</sup>以身相殉才是行墨者之義，續墨者之續業。而且，孟勝已屬意將鉅子之位傳予田襄子，何患墨者絕於世。徐弱聽了孟勝這番話，即先孟勝而赴死。孟勝交代完傳位之事後，隨即赴死，跟隨孟勝一同赴死的墨家弟子有百八十人。<sup>29</sup>

如此的生死決斷符合墨家「兼愛」的推擴於眾人之公利嗎？孟勝及其百八十名弟子的確可以不死，但是，孟勝等人為了道義而選擇赴死，因為孟勝承諾了其好友陽城君為其守護封地而不輕易讓予他人。如果這樣的犧牲只是為了守朋友之信，或是一般所言「言必信，行必果」，恐怕只是一種小信，因為陽城君已然逕自逃跑。為了小信而殞身，只不過造就個人之名譽，難以稱得上是「兼愛」的推擴於眾人之「公利」，

<sup>27</sup> 墨家團體的領袖稱「鉅子」或「巨子」。

<sup>28</sup> 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呂氏春秋·上德》）。

<sup>29</sup> 詳見《呂氏春秋·上德》，因原文甚長，故於此不予引述。



絕非墨者之義。很清楚地，孟勝弟子徐弱即作如是想，因而勸孟勝無需赴死。殊不知孟勝所思慮的，並非個人生死或只是一個團體的存續，卻是墨家團體在當時代中所擔當的角色以及墨者在眾人心目中的位置，如果墨者不再為眾人所信賴，眾人何所倚靠？墨家團體正是由墨子在亂世中，集合平民百姓所延續下來之有組織的團體，本來是在戰亂的世代中為弱勢的民眾，儼然形成一股撥亂反正之力量。那麼，墨者如果失信於眾，墨家團體如何可能仍然在亂世中起作用？又如何可能繼續推擴兼愛而為眾人謀福利？因此，墨者的赴死並非為了成全個人的小信小義。另一方面，孟勝雖為當時的鉅子，肩負著領導墨家團體的重責大任，但是，鉅子是一代代傳承的，並不意味如今鉅子的死亡即會對墨家帶來滅絕，況且孟勝已做好了準備，傳鉅子之位予田襄子，繼續領導團體完成墨者之志業，而身為當下領導者的孟勝之赴死（赴義），反而會帶來墨者更高的向心力。顯然，百八十人的犧牲，守不住陽城君的封地（無益於陽城君），卻更是表明墨者兼愛行（為義）之意志。因此，孟勝及其百八十名弟子赴死並不求死，惜天下蒼生（含己生）仍為其首要。只是，於如此境況，已然盡力不得已而死，以全兼愛得以續行於天下。

由以上兩則墨家的事蹟，不難明白，墨者並不求死，而是在行兼愛（為義）之途程的權衡上走到了這一步，對踏上這一步的抉擇。實際上，墨者的每一步都是以兼愛為理念的為義於天下，其權衡與抉擇亦在於「推擴兼愛於眾人之公利」，死、生雖在其度量內，卻非墨者對如何方得以達致兼愛之理想與實踐之思慮本身。如同上第一則墨子「阻楚攻宋」之事蹟，墨子可死可不死，即使不死也極可能被楚國囚禁而絕其至宋守城。然而，墨子只有一個目的，即是阻止戰禍的發生，以確保兩國人民之生計。所以，無論是否會死，戰禍都必定不能發生。墨子也就是在如此的死生度量下，趕往楚國的同時，即派遣禽滑釐等三百弟子駐守宋國，以達嚇阻之效。反觀第二則「孟勝以義死陽城君之難」之事蹟，孟勝對其生死的度量，不再如同墨子在「阻楚攻宋」那般達致一具體目的之思維，卻是墨者兼愛理念之遂行與否的思慮，而在孟勝如此情況下，必須赴死，墨者志業方得以延續，正是「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墨子·大取》）之謂。如此，我們可說，「死生是一種為『（公）利』而權衡的抉擇」亦正是墨家的生死智慧。



# JLE

## 二、疾病與責任——疾病是一個「很好的」藉口或理由

除了喪事，疾病似乎是最無可爭議的藉口或理由，何況我是重症。醫師宣布了我確診罹患血癌之後，就積極地準備開單要我隔天就去住院，開始為期約一個月的住院治療（化療），如果順利，即出院，再視情況進行鞏固治療（亦為化療），沒有意外，化療總期程約一年，然後就等著骨髓移植。醫師簡單地告訴我整個療程後，看了看我，又說：「骨髓移植就是把你的骨髓抽出來，別人的骨髓打進去，以後你就是用別人的骨髓了。」為什麼醫師會多加這一句一般人都會明白的事情？也許是看到我一臉疑惑的樣子吧？「你有沒有兄弟姊妹？」正當我還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時，醫師突然這麼一問！不是醫師這麼一問，我完全沒意識到兄弟姊妹的骨髓配對率是最高的。剎那間，我即完全揮去了要讓手足「幫忙」的念頭，因為我壓根兒不會去做化療，更不可能讓我的姊、弟去做捐骨髓如此侵入性的手術，何況姊、弟也已有相當年歲了。

其實，聽到罹患血癌的那一刻，瞬間出現在腦海裡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家大大及我家小犬。我家大大很早即沒了工作，我家小犬還有出國深造的計畫，如果我真的死了，我家大大爾後的生活怎麼辦？我家小犬出國深造的錢夠嗎？即使我死了，還是要多留些錢給妻兒。一位從小一起長大的混世兄弟聽到了我這番憂慮，用有些兒責備的口吻說：「這都什麼時候了，還管兒子有沒有錢出國深造，你兒子那麼大（26歲）的人了，讓他自己管好自己……」我心念著，我死了就死了，可是我的妻兒還有好長一段人生，尤其我家小犬的人生才剛剛開始。當時心中充滿著的，除了家人之外，就是手上還有數件計畫、課程、論文等審查案，尤其是一項升等案的審查就快到期了，如果突然撤回，豈不嚴重影響受審查者之權益？我將此情況告知醫師，醫師很不解地回了我：「找別人做不就好了！命都要沒了，還想這麼多……」我生病，又是重症，如果我真的臨時終止這些工作，的確沒人會、也沒人敢說些什麼！但是我心中會一直惦念著，如果治療失敗，就這麼死了，豈不連道聲「抱歉」的機會都沒有！還不如繼續將這些工作完成，即使死了，也求得心安。如果治療成功，即使我有疾病（重症）這個好藉口、好理由，在他人心裡，我還可信嗎？「請問醫師，像我這個樣子，如不立即做化療，還能撐多久？」醫師疑惑地看著我：「喔，這我沒法跟你說，



你只會越來越虛弱，然後就……」死了！我在心中幫醫師完成了這句話。

也許有人會質疑，我不是自許為當代墨者嗎？墨家兼愛，怎會第一個想到的是家人？《孟子》書中記載，墨者夷之回應孟子對墨家的批判：「依儒家之言，古代的聖王愛護其子民，就像愛護嬰兒一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我認為，人與人之間的愛是無等第之差別的，不過施行起來，則由父母開始。」<sup>30</sup>墨家是最為落實於現實的具體實踐者，兼愛的重點在「無差等」的愛，而非對普泛抽象對象（眾人）的愛。愛人，當然是愛一個「具體的人」；「施由親始」乃施行兼愛之「序」，「親」亦可說是「家人」，父母家人是最早出現在我眼前的人，當然我會先愛了父母家人，而後才可能及於他人，此與儒家愛有等級的推擴之愛是截然不同的。

### 三、惜生與赴死之對比

「惜生」包含珍惜自己的生命，使得「赴死」與「惜生」這兩個概念似乎矛盾對立了起來。實則，墨子在「阻楚攻宋」的事蹟中，獨自深入楚國都城——郢城，公輸盤欲殺之，後得知墨子早已將禽滑釐等三百弟子部署於宋國，才打消了殺之的念頭。而在「孟勝以義死陽城君之難」的事蹟中，由徐弱勸孟勝撤離之一段可知，「惜生」乃人之常情，而墨者的赴死乃是在於心懷天下之蒼生，而不得不入如此之境。因此，墨者「赴死」亦是「惜生」。那日，我「逃出」診間後，一方面積極完成手上的工作，一方面「更積極地」思考及找尋另一種治療的可能。很幸運地，在家人的支持及共同努力下，很快地找到了如今這位有治療血癌經驗以及對癌症有所研究的中醫師，向這位中醫師求診的疾患，幾乎都是癌症重症病人。實際上，我並非不怕死，上文我之所以將「更積極地」四個字用引號括起來，即表示我心中的憂慮與害怕，但這並不是因為想到死而感到的憂慮與害怕，我雖想到死，卻不覺得自己會死，這可能也是一般人的通病，理智上很清楚每一個人都會死，但對死亡卻無所「意識」，在情感上也不感覺死亡離我們並不遙遠。我憂慮、害怕的是死前身體的衰敗，我更憂慮、害怕身體會不會迅速衰敗到什麼事都不能做！的確，在患病前，我一直都是身體很好的人，

<sup>30</sup> 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人之若保赤子。』（按：《周書·康誥》文）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滕文公上》）

常自誇自己的健保卡是裝飾用的，家人、混世兄弟、好友姊妹們都如此認為，尤其是已有慢性病的家人、混世兄弟、好友姊妹更是對我羨慕有加！可是，當感到越來越不能控制自己的身體時，憂慮、害怕隨之而來。醫師要我學習與癌共處，首先我得先學習與身體的變化共生，這樣的學習，可能到我生命終了的時候還是現在進行式。

李宇宙（2007，頁15）指出：「……生病大都不會有喜悅，只有自己是否要與疾病緊密連成一體，或讓疾病與自己割離兩種分界。」我感受到，「自己」並非是一個孤立、孤寂的「我」，而是周遭的親人（尤其是家人）、近人（混世兄弟、好友姊妹）共同陪伴、支持、鼓舞的「我」，所以，我認為，應該不是「只有自己」，而是「在於自己」，在於自己是否懂得家人、混世兄弟、好友姊妹們的陪伴、支持、鼓舞，而陪伴、支持、鼓舞卻是彼此的事，「自己」（我）當然是做抉擇的人。墨子起自於平民，平民在當時戰禍頻仍的時代，是最為弱勢的一群。墨子與平民站在一起，不僅是陪伴，更是支持、鼓舞平民，將百姓（即百工）組織起來成為墨家團體，齊心協力，共同為逆境而奮鬥，儼然成為一足以撥亂反正的力量（吳進安，2003）。疾病，尤其是重症，使一個人成為弱勢者，需要他人的陪伴、支持、鼓舞方得以提振其生命意志，豐富其生活的意義與價值。當然，這是一個互動的循環，當周遭的親人（尤其是家人）、近人（混世兄弟、好友姊妹），無論是他們主動或是我主動要求<sup>31</sup>陪伴、支持、鼓舞，他們在陪伴、支持、鼓舞我的同時，我也在陪伴、支持、鼓舞他們，而其關鍵，即在於我之抉擇，如果我選擇了自怨自艾，沉浸於疾病之隱諱的迷惑中，只有任憑疾病（即使不是重症）的宰割。如同墨家所處戰國時代的平民，如果其選擇了認命而只求自保，拒絕進入墨家團體齊力奮鬥，就只能任憑戰亂的宰制了。進入墨家團體很可能會更快地戰死沙場，認命而只求自保也許就這樣活了下來，但兩者其間惜生與赴死之意義的展現與價值的創造，立見分曉。

<sup>31</sup> 此言「我主動要求」並非一種直接的請求，更不是一種任性的妄為，而是我提出自己的理念、想法（當然應該是積極、正向的），如同我不做化療而進行中醫診治，跟他們溝通、酌商。

## 伍、全劇未終

偶爾，在一齣電視劇中聽到一段對話，角色A感嘆：「人生沒意思……」角色B回應：「人生就是沒意思，所以要往有意思的地方活呀！」生病之後，醫師列出一張我不能以及要我多攝取的飲食，我 cannot 的飲食幾乎都是我喜歡的辛辣、重甜、重鹹等重口味，以及夏日清涼的水果、冰品、飲品等都在列，尤其是無法再與家人、混世兄弟、好友姊妹們把酒言歡了！而要我多攝取的，大多是我不太選擇的飲食。剎那間，人生成了黑白！但是，有另一番樂趣卻悄然滋生——現在看到什麼，我都覺得好想吃喔！即使是以前我不太選擇的飲食。剛開始，家人、混世兄弟、好友姊妹們，尤其我家大大，不會在我面前吃那些我 cannot 的「違禁品」，後來也不管我了，在我面前大吃特吃，我在一旁苦苦哀求，好不容易賞了我一口，大家都開懷地笑了，我也很開心地笑了！希望，當我面臨死亡時，也能開心地道謝、道歉、道愛、道別。

## 一、死亡正是生命的成全

死亡為「今生永久的失落」，這是一現實而具體之現象之真的描述。可是，為墨者來說，死亡卻是意謂「今生的完成」，使得（在世）生命得以「成全」。意即，今生因著死亡而得以「完整」。如果將今生比作一條線段，墨者的死亡，不只是有如達到這條線段的端點而使得線段成其為一條線段之完整，更是要使得這條線段成其為一條怎樣的線段之問題。猶如我人想要畫一條筆直的線段，連續進行的筆觸，每一刻都是在如此思念（想要畫一條筆直的線段）的引導下行進著，迎向那隨時可能終止而成的端點。何時終止不是問題，卻是無論何時終止皆得以成全一條筆直的線段。如此的「成全」，不但成全了「一條筆直的線段」之現實，同時也成全了自己「想要畫一條筆直的線段」之思念。為墨者來說，就是成全了對生者之「義」（公利），以及對自身「兼愛」之理念。

自許為當代墨者的我，沒那麼偉大，我可以胸懷天下，心懷造福天下人，但是無法如同先秦之墨子及其墨家團體以及古之聖王那般的能力及力量，足以面對天下。可是，在《墨子》一書中，墨子教我們的是「愛人如己」、「視人若己」，且必要展現

在具體行動上「兼相愛，交相利」（互愛互利），即人際間「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的互動性。更重要的是，墨者必須先於他人意識到「兼愛」的意義、「為義」之價值，而願意主動地「先愛」他人，方得以達致互利之結果（李賢中，2003）。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得好，只在於自己願不願意。有一部好萊塢的電影《讓愛傳出去》（*Pay It Forward*），其內容與墨家義理不謀而合（Abrams et al., 2000）；另外，如今依然在網路上盛傳的一部短片*Kindness Boomerang*—“*One Day*”，其內容可說是這部電影的濃縮版（Life Vest Inside, 2011）。

## 二、人生角色扮演的轉變

由以上墨家生死觀的論述，不難領會，墨家生死智慧就在於「死生是一種為『（公）利』而權衡的抉擇」，既是「權衡」，則必要因具體現實情境之人、事、時、地、物而制宜；既有「抉擇」，則必有所理念以為做抉擇之根基，此理念之根基，在墨家，即是「兼愛」；有抉擇必有行動之指標，在墨家，此行動指標即是為謀眾人（天下）公利之「義」，「（為）義」即兼愛之遂行。故而，總歸一句，死生或面對死亡（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如何透過死生以達兼愛之遂行。

我「不認命」，要好好「活著」（惜生）而不只是活下去！在「兼愛」理念的觀照下，我權衡自身生命延續的不留白，我摒棄西醫化療而選擇了中醫的水藥治療，積極配合醫師之療程；我無能面對、為義於天下，而眷念我的家人（親人）、混世兄弟、好友姊妹們，顧念著手上的工作（教學、研究、服務）及其涉及相關對象之權益，直到不得不逝去（赴死）。

有人認為我要做一個抗癌鬥士，「抗癌鬥士」絕對不會是我的角色，因為「病」不是「魔」，而是，前文已論及，上天的眷顧。「魔」不在於「病」，不是由病而生，卻是在於人們最虛弱部分的墮落。先秦墨家提倡「兼愛」即意味不是在對抗這個紛亂的天下，而是發覺天下的紛亂起自於人們最虛弱的那一塊，即有所「別」而表現出來的「不相愛」。<sup>32</sup>以往，我總是扮演較為所謂堅韌的角色（於此不做好壞對錯的

<sup>32</sup>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墨子·兼愛上》）……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然即之





價值判斷），患病之後，我嚴重感受到自己一直隱藏的軟弱的那一面，理智上極力否認，情感上卻不得不去面對它。我不是不需要同情、憐憫，患病前總覺得那是懦弱者的需求。但我願意賦予他人同情、憐憫，因為那是一種倫理情感（情緒），缺乏倫理情感將難以訴諸倫理行動（道德實踐）。如此，理智與情感之間的矛盾，在患病後才獲得解消。同情、憐憫是人類天性上的需求，「陪伴、鼓舞、支持」是最好的同情、憐憫。

人生命的歷程，不只是「活著」，而是「存在」的延續，化療會中斷「我存在」的連續。患病之後，雖然生活有些改變，但我仍未中斷過自己的工作（教學、研究、服務）及日常的一切。也許這會縮短我活著的時間，但生命的長短本來就是無可預知的「謎」！我還沒死，全劇未終，即便如此，在人生的舞臺上，我該轉變角色的扮演了。舞臺還是同樣的舞臺，角色的轉變不是新、舊角色的轉換，而是轉化「以往扮演」之角色的延續，因為我還是我，「我存在」依然是「我」每個「當下存在」的連續。

## 參考文獻

史次耘（註譯）（1987）。*孟子今註今譯*。臺北市：臺灣商務。

【Shi, T.-Y. (Annotation). (1987). *Anno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encius*. Taipei, Taiwan: The Commercial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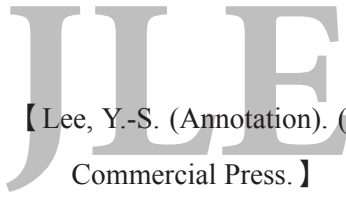
李宇宙（2007）。疾病的敘事與書寫。載於蔡篤堅（編著），*人文、醫學與疾病敘事*（頁1-23）。臺北市：記憶工程。

【Lee, Y.-J. (2007). Narratives of medicine and illness. In D.-J Tsai (Ed.), *Humanities, medicine and disease narratives* (pp. 1-23). Taipei, Taiwan: Memory Engineering Publication.】

李漁叔（註譯）（2002）。*墨子今註今譯*。臺北市：臺灣商務。

---

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墨子·兼愛下》）



【Lee, Y.-S. (Annotation). (2002). *Annot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Mozi*. Taipei, Taiwan: The Commercial Press.】

李賢中（2003）。墨學——理論與方法。臺北市：揚智。

【Lee, H.-C. (2003). *Mohism: Theory and method*. Taipei, Taiwan: Yang Chih.】

李賢中（導讀、題解）（2020）。墨子（上、下）。臺北市：五南。

【Lee, H.-C. (Guide Reading & Annotation). (2020). *Mozi* (Vol. 1 & 2). Taipei, Taiwan: Wu-Nan.】

吳進安（2003）。墨家哲學。臺北市：五南。

【Wu, C.-A. (2003). *Philosophy of Mohism*. Taipei, Taiwan: Wu-Nan.】

孫中原、吳進安、李賢中（2012）。墨翟與《墨子》。臺北市：五南。

【Sun, C.-Y., Wu, C.-A., & Lee, H.-C. (2012). *Mo Di and Mozi*. Taipei, Taiwan: Wu-Nan.】

梁妃儀、蔡篤堅（2007）。台灣烏腳病與小兒麻痺症的隱喻。載於蔡篤堅（編著），人文、醫學與疾病敘事（頁 145-171）。臺北市：記憶工程。

【Liang, F.-Y., & Tsai, D.-J. (2007). The metaphors of blackfoot and poliomyelitis in Taiwan. In D.-J. Tsai (Ed.), *Humanities, medicine and disease narratives* (pp. 145-171). Taipei, Taiwan: Memory Engineering Publication.】

張曉風（2007）。古典小說中所安排的疾病和它的象徵。載於蔡篤堅（編著），人文、醫學與疾病敘事（頁 47-73）。臺北市：記憶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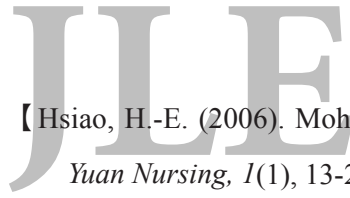
【Chang, X.-F. (2007). The assignments and symbolism of disease in chinese classical novels. In D.-J. Tsai (Ed.), *Humanities, medicine and disease narratives* (pp. 47-73). Taipei, Taiwan: Memory Engineering Publication.】

劉子維（2018，6月8日）。記者手記：見證「安樂死」的傳達仁生命最後半年。

**BBC News 中文**。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4410684>

【Liu, T.-W. (2018, June 8). A reporter's note: The last half-year of Daren Fu's life as a witness to "euthanasia". *BBC News Chines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4410684>】

蕭宏恩（2006）。墨學在現代臨終倫理之意義及其應用。源遠護理，1（1），13-22。



- 【Hsiao, H.-E. (2006). Mohism and its implication in the ethics of end-of-life care. *Yuan-Yuan Nursing*, 1(1), 13-22.】
- Franckl, V. E. (2012)。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趙可式、沈錦惠，合譯）。臺北市：光啟文化。（原著出版於 1946 年）
- 【Franckl, V. E. (2012).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K.-S. Chao & J.-H. Shen, Trans. ). Taipei, Taiwan: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6)】
- Sontag, S. (2000)。疾病的隱喻（刁筱華，譯）。臺北市：大田。（原著出版於 1978 年）
- 【Sontag, S. (2000).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H.-H. Diao, Trans.). Taipei, Taiwan: Titan Publish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8)】
- Abrams, P., Carson, P., Levy, R. L., McLaglen, M., Reuther, S., Treisman, J. (Producer), & Leder, M. (Director). (2000). *Pay it forward* [ DVD ]. Burbank, CA: Warner Home Video.
- Life Vest Inside. (2011, August 30). *Life Vest Inside — Kindness boomerang — “One day”* [YouTub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wAYpLVyeFU>



# The Viewpoint Toward Life and Death of Mohist in My Body Now

Hung-En Hsiao\*

## Abstract

Self-proclaimed as a contemporary Mohist, I have been diagnosed with blood cancer for more than one year so far. In these days, I have more profoundly realized and introspected Mohist'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Life experience and inspection that comes to contract the disease more in this years, my personal experiences have justified the aspects of "Ming" (命), "death-life and th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from Tien (天)", and "death and life is a choice" in the Mohist'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Since the experiences were personally, the paper will not be written in the way for attaching viewpoints one by one, but with the mixed way of discussion and narrative to carry out justification. The concept of "Ming" (命) of Mohism has hardly tried to get rid of the predestination view. I do not agree with the idea of fate even though I confront the severe blood cancer. Actually, I have learned something from the disease, but I decide to live truly and hardly instead of overly pessimistic. The will of Tien (天) in Mohism rewards the good and punishes the vicious lies in doing righteousness or not and rewarding wealth to righteous man and reducing disaster to injustice man. However, the disease is not a disaster but the necessary process in life and the favor of Tien instead. Mohist facing life and death are to choose by trade-off doing righteousness that my trade-off lies in the "responsibility" to the surroundings. In this way, the paper is written starting with a "prologue" and ending up with an epilogue of "the end is not yet".

Keywords : life and death, blood cancer, disease, Mohist.

---

\* Hung-En Hsiao: Ph. D.,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Manuscript received: Jun 21, 2021; Accepted: Dec. 13, 2021

JLE